禮書通故

學禮通故　　禮書弟三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記大戴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馬融盧植蔡邕潁容王肅皆宗是說袁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周立三代之學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文王世子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明堂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觀氣之觀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

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非其義也亏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王制釋奠亏學以訊馘告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也非所以爲證也左氏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矦有明堂之偁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矦有居明堂者也以周案袁說斀暘可與異義鄭駁相發明但東漢分辟廱大學爲二辟廱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大學爲博士弟子受學之處與古禮違袁氏沿以爲說未是

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叟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艸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元駁云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

子命之教然後爲學云云然則大學即辟雝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云云此復與辟雝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雝其如是也則辟雝與靈臺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亏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卥郊王者相變之宐衆家之說各不明晰雖然亏郊壐近之百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孔穎達云如鄭此說靈臺與辟雝同處辟雝即天子大學也鄭以靈臺辟雝在卥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以周秦韓詩家說與大戴盛德篇同袁氏正論已

詳關之左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袁氏謂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是巳說者因此謂觀臺在廟中非左氏意鄭駁異義謂大學卽辟廱在郊甚是其注鄉射記亏郊則閭中云亏郊謂大射也大射亏大學王制云大學在郊又注大射記公入鶩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並以大學為在郊不以王制之言為殷制與戴記諸注不同三輔黃圖云文王辟廱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是大學在郊之證　又案太平御覽引梁賀述禮統云夏所以為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質者據天而王天佾神文者據地而王地

侮靈三代異制也清臺神臺之名未知所出孟子云民
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沼曰靈沼似臺沼名靈肖無所
因侯攷
毛詩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韓詩說辟廱者
圓如璧雍之以水不言圓言辟何取辟有德白虎通義
云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道德雍之爲言擁也擁天下
儀則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
當圓行當方也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許慎
云廱天子鄉飲辟廱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鄭元云辟

明廱和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陳祥道云辟廱外圓內方圓而函方陰陽之義頖宮泮水也其制半亏辟廱蓋闕亏北方也陳暘云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何楷云辟通化璧廱當从广下邕广讀若儼象對刺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辟廱之制四面有水環之正合邕義以周案辟廱泮宮對文廱猶宮也辟當以水圓如璧之說為正璧之內孔亦圓外圓內方兩漢師說如此李尤辟廱賦亦云辟廱巖巖規圓矩方泮宮詳下諸侯學類　又案毛

詩韓詩竝以廱為雝之以水鄭箋魯頌云辟廱者築土
雝水之外圓如璧是又以為雝之以土矣
鄭[元]說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周
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四亦作鹵孔穎達說周
之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
金鶚云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璧
雝諸侯曰頖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
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
矣說者泥國學之名遂謂大學必在國中不知國之偁
不一有以境界言者有以城內言者有以郊內言者如孟

子國中什一使自賦為郊亐國中之類大學在近郊三里其外為六鄉謂之國學以別亐鄉且國學之稱亦不專以地言也一鄉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所入謂之國學則不必正居國中而斯謂之國學矣以周案古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其在五十里以內者謂之國中說詳井田門故大學在近郊以內謂之國學其在五十里外者對國學言之謂之郊學對大學言之亦謂之小學虞夏殷養國老庶老但以上下東西左右分之蓋同在國學周則養國老亐國學養庶老亐郊學與虞夏殷有異故特云虞庠在國之四郊明其別也鄭注以下庠西序左學為

小學似非金氏以虞庠為大學亟謬其云天子諸侯大學同在近郊近是大學在郊王制有明文古亦有大學明堂同在一地之說

劉炫云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孔穎達云周之大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圜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是學之名不必常以大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以周案辟廱為大學之總名不得施之于小學孔疏以虞庠當之尤悖大學辟廱與靈臺同處在郊當以鄭駁異義及禮經注為正

鄭元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孔穎達云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一說世子篇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庶老亏虞庠是也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亏上庠是也鄭以成均爲虞庠失之孔以虞庠當上庠更失之一說周之虞庠爲四郊小學鄭意欲以有虞氏之庠實五帝之學故云虞庠虞庠自指上庠爲言非指四郊小學以周案成均者亦大學之總名也以形言之曰辟廱以義言之曰成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亏瞽宗此卽祭義所謂祀

先賢亏鹵學上言成均都辭也下言瞽宗別辭也如謂大司樂專掌北學虞庠之䢘何爲下文卽言鹵學瞽宗事是成均爲周大學之通偁其徵一也又大司樂掌成均之䢘以樂語樂舞教國子據文王世子篇誦樂語亏瞽宗學樂舞亏東序是成均爲周大學之通偁其徵二也文王世子篇以亏成均別郊學之人是成均爲周大學之通偁其徵三也先鄭大司樂注均調也亦不謂取五帝學名董子之說未可偏據虞之學曰上庠曰下庠兼成均名若虞以夀之帝制周未嘗兼用之

孔穎達云東序是大學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

據秊二十升亐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學書亐虞學、學舞亐夏學、學禮亐殷學、若周別立大學小學要何所教也陸佃鄭鍔說天子立四學升其中學而五直亐一處竝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以周案辟廱之制中曰大學其外四學環之大學

四達于四學詩曰鎬京辟廱自卤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誌其制也其外四學兼用四代之制東學曰東膠王制內則取夏學之制謂之東序卤學曰卤雝周頌謂其在辟廱之西也或以為在西郊未是取殷學之制謂之瞽宗其北學則取有虞上庠之制也其南學則周制謂之成均無它名焉皇侃崔靈恩分東序東膠為二失之崔氏又合卤學虞庠為一叓失之近金誠齋朱仲鈞合上庠虞庠為一亦失之朱氏謂周之大學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虞之上庠俱在卤郊叓失之自鄭注文王世子之成均以為虞庠疏家遂以上庠瞽宗為小學但記偁學干戈羽籥于東序學禮于瞽宗學書于上庠干戈羽籥非有大于禮與書有何東序大學瞽宗上庠小學之可

分平先師說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其說自不可易矣陸農師鄭剛中主學禮五學之文以爲東序瞽宗上庠成均俱是國學其說勝于孔疏但辟廱所環之水以泮宮例之其水葢環于五學之外毛傳所云水旋丘者邪郎所以建五學者也鄭剛中謂四學在水外恐失事實至劉原父乃主祭義天子設四學之文以爲辟雍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鹵爲商人之學是國學止四其南兼成均矣陳用之又主文王世子之文以爲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鹵郊則小學也是國學止有三而兼南

北學矣其實祭義謂四學據太子入學爲文文王世子記東序瞽宗上庠成均據學士入學爲文太子入學與學士爲齒止有東西南北四學故不及中學中學爲天子所居非學士及太子所得入學禮言天子入學之禮故特著五學昜太初篇云太子（一作天子誤）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此語尤爲明備其別四學而偁中央爲大學者蓋以四學對郊學言之則四學均爲大學對中學言之則四學爲小而中學獨偁大學尊天子也又以西學對東學則東學爲大祭義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學祀先賢于

卥學大學者東學也對卥學言之故偁大以北學對南學則南學為大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成均者大學之通偁也而南學㝵專是偁者猶明堂之獨偁亏南堂也大之也南學為周制獨㝵成均之名猶虞為周制獨㝵庠名也專之也

鄭元云祀先賢亏卥學卥學周小學也陸佃鄭鍔說卥學瞽宗學禮者就之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食三老五叟及出師受成等就焉陳祥道云祀先賢亏卥學則祭亏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叟之席即養國老亏東膠也養國老亏東膠即食三老五叟亏大學也

以周家祭義曰三老五叟于大學卽世子篇所謂適東序設三老五叟之席位則大學者東序也祀先賢于㕯學卽大司樂所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于瞽宗則㕯學者瞽宗也其偁東序爲大學者對㕯學言之目大樂正學舞大司成論說竝在東序故以㕯學對之而東學爲大此非以國學對郊學亦非以中學對四學也鄭注之失在誤以國學對郊學陸農師輩之失在誤以中學對四學當從陳說

鄭元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㕯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盧辯云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小學也陸佃云四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太子不㝵預太

子入學學者所居之宮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宮故云四學以周案祭義天子設四學當以國學之說爲正但注疏謂四郊之學曰虞庠其說自不可廢盧說甚謬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西本作四皇侃云四郊虞庠謂四郊皆有虞庠以周案皇說是也近之段懋堂顧千里爲四西二字異同爭論不已其徵引處互有得失而大致以段說爲得

禮家舊說大學者辟廱制如明堂鄉庠有堂室州序無室以周案辟廱之制中曰大學其外環以四學雖與明堂五室相仿而中學制如明堂其四學仍分堂室設牖

戶記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下執醬而親餽之養國老在東序有牖四學之分堂室義見于此矣

韓詩說辟雍在南方七里之內（異義引）王肅說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魏書劉芳傳引）一說國學去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郊學去國五十里以周案賈馬以五十里爲遠郊鄭以百里爲遠郊故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王肅說從賈馬今從鄭義五十里內謂之國中五十里外謂之近郊國學在鄉其謂之國者以在五十里內也王制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謂國學在鄉近郊之內也不變移之

郊謂郊學之在近郊者也不變移之遂謂遂學之在遠郊者也

周官州長射于州序黨正飲酒于序小戴記鄉飲酒義迎賓于庠門之外學記黨有庠術有序鄭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案水經注引此文正作遂有序月令審端經術注云術周禮作遂是古字互通之證陳澔謂術當作州大謬劉向云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為學夏為校校之言教也殷為庠周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鄉為庠里為序家為塾鄭元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穎達云學記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皇氏曰

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陳祥道云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于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以周案魏書劉芳傳云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斯言大謬劉芳所言學制無一是者陳左海異義疏證引用其說何邪周有國學有郊學國學者大學也謂之成均成均者國學之

通名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是也郊學即鄉學州黨之學又鄉學之小者對國學言之皆小學也謂之庠庠者小學之通名孟子云周曰庠鄉飲酒義云迎賓于庠門之外是也若分別言之郊承虞制謂之虞庠王制內則云虞庠在國之四郊是也或承夏制謂之鄉校孟子云夏曰校左傳云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是也州承殷制謂之州序孟子云殷曰序州長云射于州序是也黨則周制獨以庠名焉猶國之南學為周制獨以成均名也州長春秋射曰州序黨正國蜡飲酒亦㝵飲于序者黨為州之屬容州所居之黨黨正行國蜡飲酒禮㝵于州序

或亦如黨爲鄉之屬其鄉所居之黨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也

記明堂位篇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瞽宗殷學頖宮周學內則王制篇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左學右學周人東膠虞庠並與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之文異漢書儒林傳又作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一說周之鄉建虞庠州建夏序黨建殷校一說孟子夏校殷序周庠爲三代諸侯之學學記黨庠術序爲商人鄉遂之學一說鄙縣之學名校一說鄉學名校以周案內則王制明堂位虞庠夏序殷瞽宗以大學言也

孟子夏校殷序周庠則以小學言之先君子釋學篇云五帝之國學謂之成均至虞又謂之庠夏國學謂之序復于鄉立學謂之校殷國學謂之瞽宗其鄉校外復于遂立學于州立學謂之序周人脩而兼用之國學之名五天子祀先聖先師出師受成是謂承師問道之中學又謂之大學又謂之辟廱此五學中之尊學者不辱居焉天子養國老于學是謂上親貴仁之東學又謂之東膠又因夏學之名謂之東序學干戈羽籥者居之天子祀先賢于學是謂上賢貴德之南學又謂之南廱又因殷學之名謂之瞽宗學禮者居之天子視學太子入學

以齒是謂上齒貴信之南學又因五帝學之名謂之成均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者居之天子上賢尊齒其所入者北學因虞學之名謂之上庠典書詔書者居之周人又設四郊之小學郊人之有曲藝者居之謂之郊學亦謂之虞庠養庶老于此焉周人復于鄉于州于遂于黨于縣皆立學謂之庠鄉之學謂之鄉庠亦承夏名謂之鄉校州遂之學亦或承殷學之名謂之序黨縣之學周𢷤設之獨謂之庠郊學遂州黨縣之學皆謂小學對國學而言之也故以璧廱對四學言之璧廱為大學以國學對諸小學言之則四學亦偁大學

記王制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元]云此殷之制袁準云王制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正也陳祥道云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以周案袁說失之矣陳說失之誣鄭注較通然辟廱頖宮為周制有詩雝記明堂位可證下文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此小學大學自據周制而言可知鄭注似未足據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小當作少說亦詳先君子釋學篇周官師氏當王朝時居虎門之左其施敎自

在少學此以諸侯言故曰公宮南周官師氏保氏所司之學金誠齋謂當在臯門之內師氏兼主誨王故當朝時居虎門之左諸侯在公宮地臨自宜在郊南詩靈臺疏引王制文以證天子禮節去南字洪筠軒遂謂今有南字衍文非也大學在郊亦以諸侯之制言諸侯國中地小不容建學故置之于郊以饗郊上帝先有事于頖宮考之知周諸侯之大學自在郊矣以文王靈臺辟雍觀之知諸侯之大學在郊自殷以來未改也國無大小不能無學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者惟在郊之大學曰在郊之大學即下文所謂泮宮諸侯尋立學而泮宮之制惟天子命之教而後立少學尤資于泮宮漢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

移國學亏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亏天子學亏大
學命曰造士古少學之重如此如舊所解觸處皆礙
蔡邕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
教以六藝守王闈盧辯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桼慧
田云蔡邕明堂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鄭注周官不之
及焉疏矣世子學亏虎門其所與其學者惟王子弟及
公卿適子旦其餘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中之秀者當學
亏郊外小學若國中之大學則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葢皆由小學而
進亏大學者也以周案師氏保氏所教之學爲天子之

少學所謂少學在公宮南之左者是也門闈之學名實
不古鄭注不之及非疏也且師氏保氏之守門闈但使
其屬守之經有明文其施教國子自在王宮南左之少
學安得謂之門闈之學耶秦氏殊未之審矣漢食貨志
云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
于天子先君子釋學篇申其義云天子之少學惟王子
弟及公卿適子之賢者入焉以王之子弟自幼學于此
謂之少學對大學言之亦偁小學諸侯之少學在公宮
南之左有鄉學之異者移國學有國學之異者移少學
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天子之大學　又案自

宮南之少學廢而鴻都門學士興時侍中祭酒樂松賈護等不用師氏教法引用非人雖寵貴至封侯錫爵而士君子羞與爲列馬氏廷鸞遂以私學爲譏端臨則謂當時大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無孑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恥亏鴻都學士乎何誅斯言亮哉據後世流弊以論故事雖帝王無良法矣

鄭元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孔穎達云澤所在無文蓋亏寬閒之處近水澤爲之射宮天子在廟中賈公彥云射宮卽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朱熹云

詩亏彼卥雝說者以雝爲澤蓋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秦蕙田云孟子曰序者射也澤宮爲習射之所其在東序與以周案孟子以庠序校爲小學名惟學則三代共之則序者射也自指殷之小學而言故賈疏據周之卥郊虞庠當之據孔子三朝記射宮在東郊據穀梁傳尚書大傳澤卽春田不圍澤之澤謂圃中射宮者澤中擇士之宮亦謂之澤宮說詳射禮門

許愼云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卥南爲水東北爲牆鄭元云泮之言半也蓋東卥門以南通水北無也以周案許鄭異義據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宮中

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詩所謂思樂泮水此與許西南為水之說合也白虎通義云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雍之以垣御覽引禮統云泮宮半有水半有宮此與鄭東西門以南有水之說合也但水經注所云泮水本名雩水因其與泮宮近故後人謂之泮水非卽魯學宮之泮水蔡邕說辟雍之水廣二十四丈四周于外魯泮宮之水必無如水經注所言之廣且泮宮之水必非西南二水不相通戴埴楊愼輩因此遂疑泮宮非學名則更謬矣竊謂天子宮縣

四面縣諸侯軒縣亦南面天子周城四面城諸侯軒城闕南面則諸侯泮宮亦似南面無水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二引劉向五經通義云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其說勝于許鄭可從也通典五十三引五經通義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通水北無水此從鄭說云通義字誤泮之言半鄭詩箋是記注云頖之言班此語未覈頖卽泮字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學謂泮宮諸侯自有學惟泮宮命之而後立諸侯泮宮有三學中泮宮東東序西瞽宗學學兼備四代之學北又有上庠獨闕南面一學且無水以辟天子故謂之泮宮

鄭元云文王世子乃退儐于東序言乃退者謂學立三
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學之學有米廩
東序瞽宗也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制與明堂同體五
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謂之
大學一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
方名之在國中者謂之大學諸侯爲學之法但一堂之
上不爲五室唯南向爲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法孔
穎達云諸侯唯立時王學其有功德者學立三代之學
若魯國學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陳祥
道云序與瞽宗葢亦設于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

南之小學與泰蕙田云五等諸侯之大學皆有東序不獨瞽也瞽立四學其中為泮宮其北曰米廩其東曰序其西曰瞽宗不立成均者避天子也以周衆諸侯建國必有學惟大學用泮宮制天子命之然後立文王世子云王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幼于東序是諸侯不獨立時王學也諸侯泮宮之制中時王學東東序西瞽宗惟瞽尊備四代學則北又有米廩鄭意以為尊立三代學者東東序西虞庠瞽備四代學則西為瞽宗旦孔疏舉瞽以證立三代學者誤會鄭意

孔穎達云瞽是周之諸侯于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

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陳祥道云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于上帝則于此先有事焉秦蕙田云魯之四學在國中南郊與泮宮何必在一處詩云魯侯戾止何必定往郊外以周宋大學在郊為周諸侯之通制諸說胥失之矣右學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三行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保氏養國子以道乃

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
庸孝友鄭元云至德中和之德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
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敬孫務時敏厥修乃
來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于孝而行莫尊焉
賈公彥云中和祗庸孝友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
少別中和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取大司徒六行之
上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李光地云鄉三
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
國學也所謂大學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
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師氏之教曰至德卽修其知仁

聖義忠和之謂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爲道
本曰敏德卽動于禮樂射御書數之謂學明則有以揗
諸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孝德卽篤于六行之謂
但自民閒言之則有睦婣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
取友親師爲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不同也若大司樂
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中和卽至德祗庸卽敏德
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卽孝德也以周案李
說似矣然未覈也司徒所掌鄉三物之教爲鄉學而師
氏保氏所掌則爲門闈之少學初非國之大學其曰教
國子者少學爲王太子之小學其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及國之俊選自國學而升者亦得與焉爾周官毋以
德行道藝並備凡曰道者多兼藝曰德者多兼行鄭注
大司樂有道者有德者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此
通例也賈疏誤　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則又以德行分
言之故鄭注云德行內外之偁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加
李氏說師氏之三德義兼大司徒之六德六行六藝則
師氏三德之下何以別言三行六藝之教亦不必別掌
亏保氏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師
氏鄭注推之中和卽至德祗庸卽敏德孝友卽孝德其
義自見大司徒之六德亏中和之上又加知仁聖義中

和為知仁聖義之極至聖知卽祗肅仁義卽孝友皆有學亐詩書禮樂之教者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淡亐書教者知經解云疏通知遠而不誣淡亐書者是也其教屬北學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鄉飲酒義云背藏知以藏往是也淡亐詩教者仁經解云溫柔敦厚而不愚淡亐詩者是也其教屬南學鄉飲酒義云鄉仁是也淡亐樂教者聖聖通也鄭注是其字从耳呈聲達四聰者謂之聖經解云廣博易良而不奢淡亐樂者是也其教屬東學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在東序鄉飲酒義云左聖是也淡亐禮者義凡禮以

義起經解云恭儉莊敬而不煩深于禮者是也其教屬
𠀤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鄉飲酒義云右義是也六
行于孝友之下加以睦婣任恤是分師氏三行之順行
而為四也六蓺為禮樂射御書數固與保氏所掌無異
矣

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尋民四曰
儒以道尋民鄭元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
諸侯保氏有六蓺以教民者以周案周之教法曰德行
道蓺師有德行儒通道蓺者也此不獨諸侯師保為然
先君子儆居集曰周官黨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攷勸

渾言德行道藝鄉大夫則分言之曰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又分之曰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以德行與道藝明賢能之別也大宰以九兩繫萬民曰師以賢導民儒以道導民以賢能分師儒也師之賢則優于德行儒則賓興中之能者能則通乎道藝也司徒以鄉三物賓興曰六德六行六藝不言道者以藝賅道也禮樂之藝精之為道道不外立禮成樂也後世負教責者必于六德六行外自立學案而師法乖判道學于儒林則不通道者可名儒而儒品輕　又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皆三農工商之業獨不及士說者謂古士農不分自

管仲治齊始有士農工商之目而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別師儒亏友藪鄭注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佽者是農也藪爲工商之所處佐次亏牧長之下宗主之上而友藪居其末則士農亦似有分矣然所謂師儒者學業已成者也是士之已以德進事舉言揚者也若其初出作入息與農爲伍故詩曰佽介佽止烝我髦士鄭箋介舍也禮使民耡作耘耔閒暇則亏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此其證矣

鄭元云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

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孔穎達云鄭意以為秋教禮春教樂冬教書夏教詩也必互言者以此四術不可暫時而闕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陳暘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以周案樂在東序𡨋春教之禮在瞽宗𡨋秋教之詩在南學𡨋夏教之書在上庠𡨋冬教之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此舉大判言之以明四術之崇崇以時耳其實四學之教非一時舉三時廢以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篇例之自見周官分春夏秋冬豈亦各舉其職之一時乎鄭注互言之者蓋合春秋冬夏而言亦非春與秋互冬與夏互如孔疏所說陳說更謬鄭注春誦夏弦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是以春樂夏詩分言也若謂誦是誦詩弦是弦樂則春宜樂而誦詩夏宜詩而弦樂此正合教之證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進業退息必有居學朱子云注疏讀時字居字句絕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朱子此讀甚當樂正以時進諸士而教之亏其學如秋教禮亏瞽宗冬詔書亏

上庠是也其士之退而息者不以非時敎之正業而輟學如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

記月令春習舞秋習吹鄭元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以周禁鄭䔡春習舞秋習吹亦是互文故曰重凡聲陽也吹不專習于秋秋冬學羽籥舞亦不專習于春而月令各舉所重孟春仲春之習舞爲季春之大合樂也凡舞必有樂樂主陽故重于春季秋之習吹爲季冬之大合吹也吹輕于樂故重于秋冬

漢藝文志云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

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
通義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
信也以周案二書皆班氏撰而說兩歧古者崇四術立
四教專用詩書禮樂而易時人視為卜筮書春秋為魯
史學士不之習惟魯秉重是書藏諸故府故晉韓宣子
來聘始見易象春秋而歎周禮盡在魯矣自孔子贊易
修春秋學者尊之遂與詩書禮樂並列為六樂經漢初
已亡于是號為五經以四德配四術書知詩仁禮義樂
聖說已具再以五常配五經書知詩仁宜如舊禮自屬
禮則義宜屬春秋而易為信矣易以決疑春秋嚴名分

之書
記保傅篇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辯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姓既朱子云當化晚成者至十五年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亐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亐家也以周案束髮謂成童未及冠時也據記文及白虎論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爲王子及諸侯太子之期據書傳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爲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之期盧注所言與本文不合十五入小學爲晚成十八入大學爲早成盧注是今以內則較之十年出就外傅卽所謂八歲出就外舍又遲二年而所言小學節目實與保傅相表裏凡小學所學者六藝也學小藝謂書數射御之事內則所謂十年學書計成童學射御是也履小節謂習禮樂之末節內則所謂十年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也是則學大藝履大節者由藝而進以道由節而達以德所謂文之以禮樂而成

德行道藝之人矣

鄭元云凡語于郊者謂論說于郊學德進事舉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曲藝不必盡善以周之虞庠在國之四郊故謂之郊學鄭注以郊為國學于下成均不可通成均者國學也國學之選舉以德行道藝郊學如其法事舉者所謂行是也言揚者所謂道是也德進藝誓所謂德行之德道藝之藝是也藝與道分謂之曲藝誓猶示也皆示之皆告以德事言三者三而一有焉謂曲藝

之昇進其等者必兮德事言三者有其一此古人重德行道而輕藝之意也

鄭[元]云比季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季考校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孔穎達云中季謂每間一歲鄭引周禮大比考校則此中季考校非周禮皇氏云此亦周法非也以周案周禮三歲大比中間二季此云中季考校即下文所云一季三季五季七季九季是中間一季兩法本異孔氏此疏從熊說是已王制疏謂殷周同有是法又從皇說自相矛盾

孔穎達云一年視離經辨志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于年終之時考視其業皇氏以中年考校爲鄉遂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爲國學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學考校之目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以周案下云此大學之道也似皆據國學而言周禮三年大比此則中年考校周禮教以六德六行六藝考亦以此觀鄉大夫州長考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則國學考校之法可知此則考以離經辨志敬業樂羣諸目是其異者而天子公卿大夫之適子皆教于國學其俊秀之士亦非自鄉學而升此其一也漢初博士雖各以經

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爲置弟子員事稍復古然鄉郡學校之人不升于大學而補弟子員者太常別擇之民間公卿子弟不養于大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此其法之違乎古者也西漢以博士入官者賈誼董仲舒疏廣辥廣德彭宣貢禹韋賢夏侯勝轅固后蒼韓嬰胡毋生嚴彭祖江公以博士弟子入官者息夫躬兒寬終軍朱雲眭宏蕭望之匡衡馬宮翟方進何武王嘉施讎房鳳召信臣東漢博士入官未聞其以博士弟子入官者蔡茂承宮郎顗曹褒盧植戴憑歐陽歙牟長楊倫魏應

鄭元云一季視離經辨志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周諝云辨志者分別其趣向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以周案離經謂分析經理知章句之

㡭絕也志古識字經旣離矣又令分別標識詩別賦興比禮分樑獻酬酢之類士初入學循誦習傳患在儱侗不知分辨鄭注其尖之必速云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初學之通獘也故亏初入學之季終考視其業先以離經辨志離與辨皆學者事非視者辨之也鄭注失之離經辨志爲初季事無容深說周說亦非敬業則敬學樂羣則好問此所謂樂其友而信其道也博習如學操縵博依襍服之類親師者欲其埶而樂學此所謂安其學而親其師也

鄭[元]云呻其佔畢多其訊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

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言及亏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其所詒豪而已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𡶶澄云多其訊言句及亏數進句數進之謂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王引之云佔讀爲笘說文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釋文訊字又作誶爾雅誶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自悟而强語之也隱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爾雅數疾也及亏數進謂汲汲亏求速進也以周案句讀當依纂言佔讀爲笘及猶汲汲當依述聞呻呻之也故曰呻其佔畢言以

吟誦爲才也多者厭之之辭訊言問難之言也及亏數進而不顧其安鄭注謂務其所誦多申明㕎其佔畢之害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申明多其訊言之失此所謂施之悖而求之佛也右教法

受業無錫范鼎
孫次玎仝校

學校禮通故二　　　　　　　　禮書第三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鄭元云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劉彝云周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盲焉以周案鄭以諸侯言之若天子始立學亦當釋奠于先聖先師漢魏以還或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或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長孫無忌所謂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公周公迭爲先聖是也唐貞

觀定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相仍至明嘉靖改孔子爲先聖先師始合爲一　又案漢魏以來皆分先聖先師爲二科鄭注文王世子謂先師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類先聖周公若孔子是亦分二科也竊攷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有道謂有道藝之儒有德謂有德行之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其科曰六德六行六藝有德行者謂之師有道藝者謂之儒故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尋民儒以道尋民大司樂之樂祖所謂有道者卽以道尋民之儒也有德者卽以賢尋

民之師也樂祖記謂之先師謂其有德行也又謂之先聖聖者通也謂其能通乎道藝也古人聖字不甚重說詳所著經義通故世子篇曰先聖先師者非聖重亏師也故大昕視學節亦曰先師先聖焉自孔孟而後聖之名尊亏師而先聖之名反在先師之上明嘉靖君臣改定學典以孔子為先聖先師聖師不分既有違亏古禮其制以聖賢儒三者分科先師專歸之至聖豈先賢不足侑先師乎據周禮言之師以賢导民先師先賢一也故世子篇春官釋奠亏其先師祭義謂之祀先賢亏西學據後世之禮言之賢與聖不同科而先師之名從同可也　又

案聖賢畫像所傳有自漢景帝末文翁石室畫孔子及七十五子像靈帝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隸辨載漢韓敕後碑有改畫聖像如古圖語則其由來遠矣水經注闕里舊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是可證也至北魏李珽雕塑聖容旁侍十子為塑像之始唐開元時孔子及十哲塑像七十弟子畫像明洪武建學南京自孔子以下祀以神主北京猶沿舊制嘉靖間又改為木主闕里文獻攷逃天下文廟皆易木主而闕里尚用塑像云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元云官謂禮

樂詩書之官周禮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案鄭解文王世子有國故則否以為國有故聖賢各自奠之不必與鄰國合則漢學祭先師可用漢人矣故言此以見意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以周案鄭意詩書禮樂各有祖故引大司樂文而云此先師之類明不獨樂有祖也而祭自在瞽宗記云祀先賢于西學固有明文孔賈謂四時各祭祖于其學非經注意古者天子祀先聖先師之禮已亡逸不可攷經傳所言釋奠禮皆天子四時視學有司奉行之常事非正祭禮也正祭必天子親涖其事

其視學之釋奠使有司行之故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下文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是四時常奠亦祭先聖也此不言者古重先師言先師足以賅先聖孔禮疏陳禮書謂四時常奠不祭先聖止祭先師其說殊偏

鄭元云祀先賢于西學西學周小學也孔穎達云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以周案此即大司樂所謂祭于瞽宗瞽宗爲國之西學鄭注以爲周小學誤孔疏以虞庠當之亦謬文王世子篇詳敍始立學之釋奠用幣釋菜不舞皆屬釁器考室之事所謂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亦釁考之賓賓爾其祀典不可

辱而詳後人乃據釋奠禮以當之于是以釋奠之有合爲大合樂陳用之說又以大合樂遂養老謂視學之禮專以養老而設馬貴與說異說沸起古義日湮

鄭元云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或曰祭于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此觀之祭于學宮中孔穎達云禮及詩書之祖亦各祭于其學賈公彥云祭樂祖必于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爲正禮在瞽宗注云學禮樂于殷之學則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之先師祭于

上庠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于東序也陳祥道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即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瞽宗也秦蕙田云瞽宗在辟雍之西記云祀先賢于西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于瞽宗也賈疏疑非以周案詩書禮樂各有祖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非詩書禮無祖也鄭注春官釋奠于先師已發斯義矣而疏家因之遂謂各祭其祖于其學經固無是文注亦無是意也陳禮書秦通考引記云祀先賢于西學以證祭于瞽宗其說當矣文王世子記言樂在東序詩在南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賈疏引春誦夏弦以證樂在

瞽宗又以之證詩在東序語旣矛盾且大師詔之文應句絕鄭注連瞽宗為文云春誦歌樂夏弦播詩又注禮在瞽宗云學禮樂于殷之學是詩禮樂之祖皆祭于瞽宗明矣又注乃退儐于東序云㝵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鄭意虞庠在西郊諸侯立三學東東序西虞庠始立學者釋菜在虞庠是亦仿祭于西學瞽宗之義則祭先聖先師于西學在諸侯亦爾矣疏家所言豈鄭意與

孔穎達云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

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皮弁祭菜三也秋頒樂合瞽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釁器一也以周案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舍奠于祖禰舍奠卽釋奠廟社山川亦有釋奠禮是釋奠不止有六也士婚禮舅姑沒三月乃釋菜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春官占夢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萌猶釋菜廟門四方亦有釋菜禮是釋菜不止有三也孔疏直舉學中言之亘然學士入學皮弁祭菜卽仲春釋菜之禮不畀分爲二始立學之釋奠及釁器之釋菜爲殷禮誠告之釋奠爲告祭皆非常祀其常祀者曰四時釋

奠四曰仲春入學釋菜一

鄭元云春官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出征反釋奠于學謂釋菜奠幣禮先師熊安生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釋奠之禮既有牲牢菜幣兩有皇侃云用幣釋菜是一事孔穎達云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用幣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釋奠有牲牢有幣帛無用菜之文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陳祥道云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然山川廟社之釋奠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餘不必有合也

聘賓之釋奠有三獻餘亦不止三獻也以周末古有釋奠釋菜釋幣禮大祝造于廟宜于社反則釋奠此爲告祭曾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是釋奠有牲幣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魯頌在泮獻馘言采芹藻是釋奠亦兼有菜也始立學之釋奠菜幣兼有其四時常奠則有菜無幣文王世子篇凡始立學者必釋奠及行事必以幣爲四時常奠本無幣故別言之如有幣無須更言矣世子篇又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陳氏以合爲合樂說尙可通獻酬之說何據

鄭元云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菜也仲春習

舞釋菜將舞必釋菜以禮之孔穎達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以釋菜之時不為舞也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卽是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周案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為仲春釋菜有舞故先習之也鄭注云為仲春將釋菜明釋菜本有舞也月令習舞釋菜大胥舍菜合舞皆屬並舉之辭無分先後文王世子篇始立學者旣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明釁禮較殺也釋菜本有舞故別言之如無舞亦不煩更言矣　又案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為仲春之釋菜也仲春習舞釋菜為季春之大合樂

也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卽仲春之習舞釋菜天子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重在合舞非釋菜之禮
重于釋奠也鄭注文王世子篇釋菜禮輕釋奠則舞明
釋菜之禮本輕于釋奠釋菜有舞有不舞不舞之釋菜
校釋奠亟輕故于此明其例孔疏誤會鄭意遂謂釋菜
本無舞失之矣

鄭元云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或曰古
者士見于君以雉為贄見于師以菜為贄菜直謂疏食
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
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元謂舍卽釋也采讀

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高誘云舍猶置也置采帛亏寿以贄神也以周案舍采之說以後鄭為正寿三說竝誤高氏以釋幣為釋菜亦非文王世子篇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釋幣釋菜明為二禮

鄭元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皮弁天子之朝服祭菜禮先聖先師熊安生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天子使有司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孔穎達云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不祭先聖皇氏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其義恐非吳澄云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示學者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元冠今

加服皮弁以周案皮弁天子之朝服月令仲春釋菜天子帥公卿大夫親往視之卽此事也爲天子親往視禮故有司服皮弁釋菜有司事也故曰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若始立學爲釋奠禮其釋菜在釁器後于禮爲殺天子未之親臨也何云皮弁態孔之說未是釋菜之禮亾于漢魏後世行釋奠于仲春上丁與釋菜禮不分淺人域于所見遂謂釋菜卽釋奠字依呂覽作舍菜義從高誘訓采帛釋奠釋菜釋幣三者合併爲一尤誣

鄭元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

者當與鄰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陳祥道陳澔說必有合合舞與瞽有國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意同以周案兩說皆嫌牽強 右祭先聖先師釋奠釋菜諸禮

鄭[元]云養老周人修而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熊安生云據鄭此注養老四時凡四孔穎達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郊特牲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言冬夏者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以周案

熊氏據王制周人兼用饗燕食備陰陽四時之養蓋謂春用饗夏用燕秋冬用食也孔氏以冬夏養老不見經傳注不過因春言夏因秋見冬而饗燕食不分屬四時每養老兼有之故用皇侃說以爲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雖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二說不同以鄭注言之王者四時養老而諸經言養老在春秋兩仲月舉其禮之盛者言之目禮正饗正食行于廟若學燕皆在寢食之殺者亦于寢經有公食禮燕禮可證也春饗老秋食老皆在學具有明文夏養老用燕禮冬養老用食禮其在寢與養老于學

爲禮之盛兮犧殺矣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禮三老兮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禮五叟兮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此文不足據當以祭義正之皇侃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叟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安生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四時皆養老故鄭王制注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

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七也孔穎達云此注言冬夏者據周法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耍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陳祥道云天子之養老所養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若夫師不率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者也三老五更乃尊老之尤者致仕之老固在

其聞皇氏離而二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饗秋食而已熊氏謂歲養有七亦誤矣以周案王制周人養老兼用燕饗食鄭注以爲偏用養陽春夏養陰秋冬是一歲四舉也而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舉入學禮盛者言鄭注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大胥文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爲言先鄭注大胥亦引月令仲春上丁仲丁以證然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本無與養老之事而文王世子大合樂之養老自指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之月非四時養老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傅云春秋

入學坐國老于膳下執醬而親饋之盧注云仲春舍采合舞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與鄭注合而鄭注盧注竝不據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說爲養老惟在春秋兩仲月不關季春之事也月令季春大合樂與季冬大合吹同季冬不養老季春亦不養老可知孔疏謂季春大合樂亦養老一歲三養老熊氏于四時養老外加春秋大合樂爲六又加季春大合樂爲七竝非鄭意陳氏禮書沿孔氏說其實以學禮言止有仲春仲秋兩養老而已

鄭元云三老五叟各一人也皆年老叟事致仕者也名

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蔡邕說叓當爲叜叜老偁三老三人五叓五人以周案漢制三老五叓各一人白虎通義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叓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叓者欲其明于五行之道而叓事也三老五叓各一人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鄭注本此又樂記注云三老五叓互言之耳皆老人叓知三德五事者也蔡氏破叓爲叜與老尤少別白獨斷云叓者長也叓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叓己也說同漢官儀于義又襍金誠齋據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以申蔡說謂鄉之三老

以三公之在位者爲之學之三老以三公之致仕者爲之

盧植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叟亦參五之也蔡邕云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鄧展云漢直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叟以周案王制正義引熊氏說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說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從國老之法士從庶老之法則蔡氏之說亦與盧鄧不同且王制云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是小學也而祭義云養三老五叟于太學則五叟不養于小學明矣

保傅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下執醬而親饋之則三老五更皆國老明矣

漢初三老荅天子拜後漢議幸學乞言禮羣臣欲令三老荅拜校尉董鈞駮云禮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若荅拜是使父荅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云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荅子拜士見異國君亦荅拜是皆不辱視猶子也以周案禮無不荅拜者尸荅主人拜君荅臣拜猶曰非父子也特牲之餕父拜其子冠禮之見母拜其子矣董譙之言殊悖于禮

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鄭
元云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
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以周案此節所記為天子仲春
養三老五更之禮而先敍祭先師先聖者天子入學必
釋菜亏先師先聖常禮然也其使有司行事者上文云
凡學春官釋奠亏先師是入學之釋菜有司奉行之亦
常禮然也故曰與秩節與讀為舉秩節者常禮也上文
春官釋奠已謂之凡此有司行事又謂之秩節者明此
釋菜之祭天子不親其事為四時入學之故事以別下
文釋奠先老為養老之特典爾鄭注有司攝事不親祭

觀禮非爲報皆非經義

記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叟羣老之席位焉鄭元云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樂也親奠之者己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于上庠孔穎達云天子視學虞庠疏以上庠爲郊之虞庠誤釋奠既畢入反于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養老在明日本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注以周案天子國學有五同在一處東東序西瞽宗北上庠南成均皆處學士而天子居中學最尊記云天子至謂至中學也而先師先聖之祭在瞽宗故命有司釋菜有司

卒事反命亦謂反命于中學也始之養也目下事始之云者對下終之以仁爲文適東序釋奠先老及適饌省醴爲養老之始事至樂闋反養于東序爲養老之終事末言愼終始念終始又承此始養終仁言之此復言適東序者一以明天子之初至非遽入東序一以明西學之釋菜亦非天子親其事也記文語氣緊相承接必非異地異時注增乃入之文疏遂謂行事于郊畢入反國乃養老斯大誤矣天子仲春養老用歆禮仲秋養老用食禮記曰凡歆養陽氣有樂食養陰氣無聲鄭注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此記所言爲仲春養老之禮可以下文

省醴登歌泆之也

記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鄭元云發詠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以周案鄭注以燕饗禮言之是已其解發詠退修非也醴獻酒或以醴為酳謂此食禮非也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終言其事發詠即下文所謂登歌退修之以孝養即下文所謂反養老兮東序或以發詠為金奏亦非也金奏無歌何云詠焉

記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鄭元云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歌備而旅

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孔穎達云三老五叟羣老
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至旅酬
時談說善道以周案養老之獻酬在合樂後故曰大合
樂遂養老此謂天子適饌省醴畢遂反中學樂亦作于
中學也乞言合語在旅酬後亦終言之
記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矦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
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鄭元云此所告者謂無算樂于
于燕之末而命諸矦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
是終其仁心以周案上文合德音之致注以爲卽合樂
則此告樂闋謂合樂闋也上云反登歌謂反中學此云

反養老謂復反于東序行獻酬禮所謂大合樂遂養老者是也遂者繼事之辭但非在明日百至此養老禮畢故曰終之以仁

記祭義食三老五叟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樂記文同以周案此天子仲秋養老之禮也秋用食禮故曰食不言飲曰饋不言獻曰酳不言齊曰總干不言登歌下管食有舞非無樂郊特牲言食嘗無樂又言秋食耆老養陰氣故無聲凡聲陽也然則食嘗無樂者亦謂無聲樂耳樂之金石絲竹有聲者干戚羽旄其無聲者也春秋宣

八年萬入去籥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廢置也其無聲者
大胥秋頒學合聲本無關養老事惠半農金誠齋乃據
以駁秋食耆老無樂之文未達記意
鄭元云三老如鄉飲酒之賓五叟如介羣老如衆賓以
周案三老五叟皆國老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
下則三老五叟皆在牖冉南面羣老繼而西定以燕禮
準之矣漢明帝養三老五叟于辟雍三老李躬東面五
叟桓榮南面固失之魏與北魏北周乃以三老南面五
叟東面從鄭義易之似亦未是
萬斯大云文王世子養三老五叟羣老是以燕禮養老

而其升降獻酬與其席次當如鄭注準鄉歆酒禮推之何則燕禮膳宰爲獻主此則天子親獻燕禮大夫爲賓賓唯一人此則有三老五叟尊老故鄭謂三老如賓五叟如介尊老如衆賓其言良是發咏謂天子迎老叟入門奏樂入門之後揖讓升拜洗拜送爵三老受爵卒歆而樂止三老酢于天子樂又作天子卒爵樂又止郊特牲所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卒爵而樂闋即此也然燕禮賓至庭乃奏肆夏賓受爵樂止與郊特牲所言不同者燕禮是君燕其臣郊特牲是賓主相燕故禮稍異養老事大天子親獻宜從賓主相燕之禮而五叟尊

老之獻亦必皆有樂遏謂天子獻三老三老酳天子天子酬三老畢三老乃降立西階下當序東面一如鄉飲酒主賓獻酬畢賓降立之儀而五叟羣老之獻一如鄉飲酒之介與眾賓其降立之儀亦同以周案養老有飲禮有食禮此春養老之以飲禮者也萬氏申鄭昆祭義云食三老五叟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此秋養老之以食禮者也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下執醬而親饋之此合春秋渾言之爾

萬斯大說樂記食三老五叟于大學可準公食大夫禮

言之會禮不親割牲不親酳竇且不樂舞養老則天子親割親酳親舞皆所以敬老也以周案樂記云云皆據天子親自為者言之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亏牖下執醬而親酳之可以互證其禮之與公會大夫異者不止割牲數端公會大夫亏路寢之堂天子會老亏大學記曰坐亏牖下

鄭元云六十養亏國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盧植王肅說養亏鄉不為力征養亏國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以周案鄉鄉學國國學學王宮南之少學也凡少學賓亏國學盧王以養為庶老之引

年五十者一鄉引年則及之六十者一國引年則及之七十者學中行養老之禮則及之別一說鄭注凡三王養老皆引年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身皆養鄭意旣謂之養非引年

記王制八十杖于朝七十不俟朝祭義云七十杖于朝八十不俟朝孔穎達云王制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七十杖于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云是也以周案孔說本熊氏舊疏曲禮疏引其說而駁之未當也大夫七十而致事杖于國八十杖于朝若七十不聽致事則

必賜之几杖故七十亦尋杖弓朝七十致事不與朝政故不俟朝若七十不聽致事至八十不敢又與朝政故八十亦不俟朝欲有問焉則就之先鄭注伊耆氏云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論衡謝短篇亦云七十賜王杖御覽玉部引佗玉杖非　右耆老

受業通州白作霖
孫　次玎　仝校